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明帝

魏紀

以華歆為太尉歆讓位於管寧

帝徵寧為光祿大夫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處士交友而

八品不同歆為漢官乃委質

曹氏大節一虧矣殺伏皇后

之時歆以尚書令勅兵入官

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兼此二

非惡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

安龍卧海隅世不貴人觀清

素節日益超邈其視魏帝猶

敝徒然而歆乃欲以青蠅之

餘薰汗貞玉顧知太尉為上

公可以處寧而忘於審已

不備吁亦可惡之甚矣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

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

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効

以傷先帝之明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

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



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豈翼昭事上帝。幸懷多福。若其者。有人王。亦小心矣。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欲而孔明。明事之塵。不盡道。挫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豈未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魂得不着愧而入地乎。亮將入寇。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一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其亮不從。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散而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

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急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嵩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亮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



箕谷皆多於賊而為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  
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  
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  
敗矣

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為  
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為病在一入方且減兵省將思闕  
失引咎責已布于羣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為道也  
若素本初褊攸忌克疑人快已追怒諫者殺戮直士以自  
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  
以得師矣

亮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橋玄何顛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  
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  
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  
征馬超韓遂最為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之計乃  
能有功至于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于華容道中者  
操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湏而不得度繼出斜  
谷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為絕人乎孔明與之同  
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據已  
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於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出  
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



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節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以及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婣漢高帝之公可為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為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捐芥蒂之憾忘傳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刪約漢法制新律

懷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



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為糾擿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目多矣薦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關土而啓釁禍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不特是也自一嘖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篡弒以國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為使則不能以獨為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

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也一汲黯謂不可惑以非義也沈公卿百僚皆得守道顧理乏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欲交侵猶雪之見睨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乎此所謂為治不在多言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諛也實畏孔明也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以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或嗾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白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遣使至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



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謀非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為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為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閑司馬仲達姦雄善兵懼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與孔明並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左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秦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為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復觀考使人懦氣激息以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諸葛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也所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亮卒于軍中初亮言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列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墜下卒如其言



嗚呼人之羣乎斯世也所以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口一既且有家則漸廣矣既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為心四民之產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以公飢寒闕匱則止矣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為不屯具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上不偪下下一个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為先節適為貴使俗無奢靡之向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迹既息人欲肆行攘攘熙熙惟利是競如孟子所以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爭奪篡弑而猶未厭也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美教乎欲其早失俗振頹沙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耳故范宣子讓則其下皆讓城中大袖則四方全百巾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為

盜亦不為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通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縱不外取金蜀之富皆可以充物其家而三十年間止若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為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効也或者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厚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賂寶貨四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加榮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



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之貪尚歉歉然也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己並世而侵己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為富貴可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梁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也夫惟據權怙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受害者衆復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餓隸之患故恭冀等既誅或斥賣家財幾十萬萬免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舌此其効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肯為名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効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者盍以

武侯為矜式乎武侯平生大致嚴嚴具在而或者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為卧龍而已此詩人務為勝語非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死

孟子曰殺人以誕也苟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即而弒也而欲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逼矣弒莫慘於問匕首為下甄后鉅母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怨然父之所立也伸母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為史者書曰帝弒其母皇太后郭氏則罪者矣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則不待貶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主無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



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為後古今之通誼非所當隱也不  
隱則可責以為人後之義而禮義明隱之則父子之心有  
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秘密其事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  
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  
知其為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而無他心  
矣有如不肖必將致厚任城愈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康王  
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  
及齊侯呂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劍于南門之外猶以  
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泯其所自出以寵之  
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諦視不誤然芳之體貌素輕  
不繫民望易於傾搖無本久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偽為哉魏武之父  
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  
則魏武之姓既非曹亦非夏侯而高堂隆乃請以虞為祖  
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  
而已夏桀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  
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既不可知為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  
君修德行仁可也必曲為之說本以為榮祇足取笑何隆  
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  
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久之不決  
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  
是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  
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  
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  
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歟唐虞考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夏  
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盛功業之美後世莫能及焉何獨  
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氏汧流窮源以謂平諸  
毀譽覈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不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  
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為而致所以能  
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論後為君臣者知所趨避猶  
庶幾焉今直以公明為美而無其法則亦徒為虛語而已

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  
誠能清心寡欲無為於上使百官奉行成憲不得興作於  
下徭役必令輕賦歛必令薄行之三年吏當稱其職民當  
安其業益務選進賢德列于有位汰吏貪之冗者則百姓  
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汲  
汲於考績愚固知其為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皆  
以督促金穀為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為  
之蠲稅則譏訶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今徵索足數而後已  
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勾稽沮難行下報上至  
于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姦猾善於掎克既足上官之欲  
又肥其家薦舉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歎而上不知論訐  
成獄而卒無事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



同風此又非盧毓崔林杜恕傳叔之所得知然則世敝愈深將奈何哉

邵陵厲公

魏紀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皓皓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禕薦陳祗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怨允曰深

劉禪得眾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為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未亡實允是賴費禕有勲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災沓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赦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猶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里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



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  
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  
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  
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  
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  
有罪必除有負必蠲也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  
復有姦宄擅權者以多心征暴賦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  
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為有益乎為  
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為戒則所謂按故  
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有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  
之罪而釋之乎豈可盡宥有罪而無罪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  
赦乙已不可復生而甲出獄以赦為偏枯者此也若曰

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  
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為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  
以赦為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  
而不為之除籍或為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  
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  
此則以著於今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  
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  
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給我耳此又偏  
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為  
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  
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者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為  
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恃



有來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數者遷延稽故終以無事而捕  
寇之吏被傷之主發覺之人往往三坐於是善良困於姦  
宄間里怵於亂賊喑鳴飲氣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  
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  
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  
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至心逆立况黨人無罪而願忠於  
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山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  
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  
不為人所摔擊曳挽而仆也丁於走董卓角之表紹持之曹  
操靡之獻帝為所挾而不但何赦伏后為所弑而不得赦二  
皇子為所殺而不得赦三此無益明矣明哲之  
失而思得舍非而得是莫若角虞舜大易言刑周官  
法則終歲而不一一三而一百赦無不可者舜之法  
曰善以肆赦謂有目疾而害平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  
子以赦過宥罪過謂直肆之罪各則稍寬之而已呂刑  
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  
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康  
大書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  
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  
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  
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况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  
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國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為尊豈非人臣  
所祈向願望之極地歟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  
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品不能稱尚為  
人所指目况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為三公能以此  
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為三  
公挈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法可守則可為三公調道  
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備無濫以召和氣則可為三公克  
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太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  
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翥以附中官而為司空  
張顥以中常侍第而為太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為司  
徒董卓由令攷龔澄樞以專權凶恣而為太師又何足貴  
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邈亦不

於三公而邈辭之固奇之篤清規遠識照映今古其視何  
晏占筮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豈直九牛一毛哉在漢得  
一人不願為宰相者曰孔霸在魏得一人不願為三公者  
曰徐邈斯二人者真當世之師歟

何晏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肅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  
其人蓋以况已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  
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為玄談以  
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於虛無幽渺不涉世用  
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凶悔之地其失本於人自



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人也何晏熟於易之文矣不會理於心故勸曹爽勿以權與人非易也欲為吏部尚書而奪盧毓之位非易也既得要路違忤者罷退附會者升進非易也與大將軍縱酒窟室非易也為人情近而無誠內踈而好辯非易也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非易也要管輅作卦欲為三公非易也動輒易違乃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為鬼幽此正猶相範責曹爽何以讀書為者自何晏王弼以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弃躬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不戒也昔人云王衍清談之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固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為世禍乎曰其源深宜流漫非

一言而可盡姑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異乎所行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臨川一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故訓釋三經語孟之書高祖道德深鉤性命曰如是而仁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虞舜必同乎唐堯三王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文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伋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賈八卦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關隴熙寧元豐之政變革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為因循不足法以君子為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不仁芻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慧出東方人心震恐則



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歛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驚守成之詩而曰平制萬物費不為侈疾士大夫異己則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為師儒教於太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兵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劫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末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為莊老

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紅之禍甚於晏衍者豈虛云哉

晉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卒

蔣景休可謂有耻矣司馬誅爽未為非也濟與爽書若甘言誘致者而濟實不然乃為懿所給耳自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挾主之大將軍勝於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有焉

吳潘夫人有寵生子亮吳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



羣臣周諫吳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為庶人王昶  
言於吳主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帝  
從之六賊吳主斬其二將

人主舉兵敵國視之以進 返其衆者也吳主已老  
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覆虜  
而全吳之上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  
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大帝嘗言  
讀書大有所益以廢立之事于觀焉雖曰讀書吾必  
謂之未嘗讀也

王昶母立儉兵敗走朝議必  
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陸  
師從之未集而薦門新興  
州之責人皆愧悅  
求勅并州并力討胡  
靖以遠役遂驚反師

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  
儀而為之也王儀言關  
而有益於師者當斂容  
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  
敗歸已未足以增隆其業  
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  
不以實告師怒殺豐

李豐身為中書令帝數獨及  
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  
當奈何疏君則不忠親  
也度帝可輔而已能制  
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



踈之形况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祇自族耳當是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獻款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宮物收附廷尉徙樂浪未至道死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丑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八柄在己則手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已忌之許允嘗搃兵又得河北叔督將之權或足以病師矣

而帝引以自近執別必款是將何為哉乃所以促允之誅而速己之廢可

高貴鄉公

魏紀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少康為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以少康為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心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耶何其褊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嘗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口岱不復聞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為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居以位自賢以恩自居則望報効之勤以位自賢則責受教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守吾位而官爵祿利之吾責塞矣相忘而已矣孰有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怨如者哉古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為憾而反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其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琳輔政大怒妻為勝為丞相琳以胤為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誅琳兵敗胤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耻為叛臣遂自殺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宰輔不當非外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可也被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之說乎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見征宋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君子貴常德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願商得



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入主大無道天弃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必不欲扶持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為奇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為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為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比皆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是人自為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為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周公戒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

漢譙周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聞之無患者常多慢有患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衆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勾踐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而不取故孔子稱其事殷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儒論成湯又三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陟則曰出桀之天下文王既脫羑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又曰蜀當是時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專征伐國于岐山化行江漢烏在其為弱也使紂與兵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責劉禪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跛鼈也

吳孫琳專擅權勢殺戮功臣吳王謀誅之語卅琳廢吳王為



會稽王以吳主罪播告遠近尚書顧雍不肯署名琳怒殺之  
吳主被廢雍不能救徒死何益乎曰食粟不避其難人臣  
之義也居高位享厚祿躬見其君廢于強臣既不能救又  
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矣雍光廢昏立明猶有言其罪者  
而朝廷如肅况君欲治吾罪而報之者耶若雍可謂不求  
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人矣

元帝

魏紀

譙郡祗康文辭壯麗好言壯老而尚任俠山濤為吏部郎薦  
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濤武昭聞而怒以  
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欲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心故惡康薄濤武是以湯武為弑君  
奪國與已同也不然且以已為順天應人與湯武一也湯  
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語以訓後世真順天應  
人矣豈曰弑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弑髦交代璜三君之  
失果可班於桀紂為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為天下所疾  
而司馬氏弑而奪之乃敢以湯武自况小人之無忌憚自  
以為中庸者則其濫殺無罪又奚責矣不知康虛名無實  
非能為卧龍者昭疑之過也

任城魏舒少遲鈍質朴不為鄉里所重舒亦不為較厲之事  
司馬昭辟為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與廢大事人莫能  
言者舒徐籌之多出羣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襮其質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  
獨為司馬昭籌與廢大事是贊昭篡奪而已其所議多出  
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言之其亦曹操之董昭乎



大舉伐漢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謀怒曰若獨敗將  
及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  
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謀之言是也有烈士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  
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為臣虜是徐  
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既破蜀頗自矜伐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  
所主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焉之謂欲想而度之之  
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之謂念能其事之謂才  
涵容之之謂量身履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皆由  
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為之謂天矜伐者其不足也君子常

語量矣引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  
破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稟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  
君之有量者漢高為冠人臣之有量者子房孔明為首自  
餘尚多有之高祖由亭長為帝自監明成卒見之如舊然  
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  
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  
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揜矣故  
質稟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殘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  
廓之之道以識為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  
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為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遠



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弒曹髦而猶立元帝者姦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遽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温是也黃鵠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為晉主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帝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歎

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枕其股而哭之甚哀如此

漢已師昭擅魏孚為上公興建晉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孚文獻歎每值君父大變專以泣涕悲哀眩惑觀聽實則安據高位常都寵榮至于沒身又令歛以素棺時服若初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未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為大言絕行以欺世盜名姦人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武帝上

晉紀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有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

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已有此變及帝將崩前一年又有之愍懷西駕銅駝荆棘司馬之錄訖于長安江表雖興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拜遷不以爲異孝誠雖顯忠節遂隳無乃質美而學不足乎故成林莫大乎學石苞賈充王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豐饗焉欲日月爲俄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即晝夜寒暑之差以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桓靈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兵資曹操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統而不

能保三世窺觀觀之人每每生於恬安不戒之日而人  
三鮮能悟也晉武帝方且大封同姓以隆基業而夷狄姦  
豪三如癰疽伏於背脅劉猛元叛劉淵繼爲左部首帥是  
時吳猶未平也而亡晉者乃匈奴焉竊跡前世無不然者  
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修德政固結民心則可  
補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  
則早墜厥命爾

豫州刺史石勒並三擊吳虛張首級追歸鄉里終身不用

爲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立固矣昔國淵上首級無  
虛數曹操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及其斬獲者欲以大武功  
發民聽也封域之內有叛逆而吉之淵猶以爲耻也操善  
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充國生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



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設偽足以動人者借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幾千明年戰則露布曰禽獲幾萬或自相蹂踐或墮崖擠水不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聳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日弊甲地日蹙乙之強盛自如也彼奏功上狀者又偃然受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薄君臣知之以為兵家常態而不治其亦聞晉武之黜石鑒平試欲効之則曰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泮然散矣晉武平吳未嘗以無石鑒而闕事也此可以為御將之法也尚書令賈充巧諂與太尉荀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統相黨爰朝野惡之

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天下之世至武帝即

位為公輔與大政者蓋鮮賢特矣而賈充親曹魏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統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攸納充女為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與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于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履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由不再世稱兵相屠者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及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

帝問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充姦四為言帝出充都督秦涼公卿餞於夕陽亭充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而制於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



請言之初帝將納衛嬪女為太子妃元妻賂左右使后詭帝  
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  
醜而短黑后固請曷與荀顛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  
帝遂從之留充居舊任

謂賢為不肖是為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  
蔽則言者行矣謂醜為都黔為折此不必以心見也目亦  
之矣目有障翳則罔者信矣武無目病欲為其子娶  
賢種而腹心之臣欺之謂醜為都黔為折太子納婦武帝  
見真不然亦可悟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  
方又可用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顛曷所居官  
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即大位委以幾要遽有叛心交附邪  
臣相與罔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已亦何利焉其

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表為司空表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願為之志至或交  
結中官如劉囂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張溫而得之者  
或納納宮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  
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表亦  
無人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充馮統之徒締  
交迷國恥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為貪位慕祿進而  
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人執反理  
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質邵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人未之嘗言也邵何以



得此敢問其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也即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則曰聖人以百姓為芻狗然後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頽哲人萎乃韓忠獻薨謝之應慧出東南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目孔子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于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為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諫正士咸廢逐之而擬諸聖讒說難任人禁邦誣祖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為因循之政不足法馮瀛王曆事五代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能必於行政未可非也所謂及理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刻日而戰不為掩襲之計軍行吳境刈穀為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告其邊戍曰汝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屈也各保分界無求小利吳二詔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勉敵之人隘面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大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



戰勝攻克非其人感祐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  
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  
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當日以此得吳  
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  
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為矣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  
羨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夫慈  
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祐之心誠非為私况以大晉  
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  
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驩陰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  
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吳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祐之事正  
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帝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久之大倫有常有變雖曰賢者亦常聖之盡變然當事  
危疑難處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雖不能盡變亦必  
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是也昔者  
帝乙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已為無道帝  
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歟抑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  
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為無道  
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  
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適變苟有知子之明  
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為可以保  
宗廟社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  
則不待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  
紂則成湯配天然寧亡國而不為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



也此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如紂者寧復立其宗社祝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是以爲禮乎惠之不慧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廢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濤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閭閻晉室不遐實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應命

嵇紹處已之失由山公語之者非也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爲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觀之子尚不敢以殛其父爲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謂天下咸服如紹者終身不仕晉室如王裒可也爲人謀而不盡其道使人忘父之

怨而從於祿仕之利山濤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者又非康紹父子義類之所存紹聞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釋怨之萌而會逢濤言之適與

邵陵厲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二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或評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愚觀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久而益確寢所乘車臥疾不言凡二十六年以此終其身心苟不仁又安能不爲粲乎

請代吳



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  
為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  
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則  
伐之是也準范文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為晉  
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為無道驕奢殘虐以冀  
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人所以謀我者  
無遠慮無遺策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豈容三晉坐  
守自樂於海濱哉晉臣願効其謀吳臣願効其力必至  
於帝卷漢平而後已耳嗚呼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  
太傅何曾驕奢過度奉養如人主及卒博士秦秀議誣按謚  
法名陋實爽曰謚怙亂肆行曰醜宜謚醜也帝策謚孝

謚者合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秀議曾當矣而帝以策改  
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為哉且人君而謚其臣以美稱者  
亦施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勅破公議易臣下惡謚則為人  
臣者豈當加惡謚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道盡  
隨私意是用君臣諛說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  
貽天下後世之譏誚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亂肆行  
有司謚曰醜而帝策謚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皎然則  
改之者何益哉於賈充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為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  
下不除淵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乃用  
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漢高祖撫吳王濞曰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非汝乎漢初封未反雖有反相非其罪也何  
名而殺之高帝亦語使勿反而已劉淵為任子無罪可書  
齊王攸遽請殺之是以猜虐甚帝也于時之論攸不逮王  
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殺李君羨為濫刑以晉武  
不殺劉淵唐明皇不殺安祿山為盛德其論晉武唐太宗  
當矣論明皇則失之祿山為將而覆軍軍有常刑張九齡  
請斬之非以猜也不得與司馬攸為比明皇不從是失刑  
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心哉

大舉伐吳兵丞相張悌督戰吳師敗副軍師諸葛靚先遁謂  
悌曰存亡自有天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  
賢知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遂死之

六十一受賢者之知其自効其於報國一  
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言生天節以負名其知一謂  
丈夫多豈與茲邪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事大人以發其  
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羨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  
為反讎疾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為耻莫視張悌相去  
豈直結蟻轉之與蘇合哉

吳陸陸凡克州四郡四十三方五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萬  
馬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而十十萬兵又倍之以力而論  
皆足自守譬如人身之有齒而心既盡病無使形者則  
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靈於萬物中國之制御夷狄聖者  
之折伏姦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理也身無使形者即項



羽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形者則孫臏無足祖瑛無目而戰勝攻取以小揆大何往不然故思保天下國家者當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欺欺則雖少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衆孰得而窺觐之苟爲不然靈者憤憤則弃賢保姦不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之階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衆亦不免於畏哉面縛銜璧爲臣虜也可不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強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赦乖忤責臣禍在不測

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上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無是命宰相雖欲賞慶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濬何爲

有貴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謂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如天無所適莫非大無道惡疾心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柄下移使竊攘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變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以來所由一道王濬非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100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separate column of text.



律